

序

有功無賞，打破要賠

台灣省長

宋楚瑜

在五年多的時間裡，從省主席到省長任內，我好像都與水脫不了關係。我當省主席時第一年缺水，第二年淹水，所以我常說我是「為水辛苦為水忙」，有些人取笑就說我是「如瑜得水」！

五年多以來，我幾乎把水問題排在施政的第一位，漸漸看到一些成績，又有人開玩笑對我說，我是「大瑜治水」！

在水的問題上，我原來只是幼稚園程度，現在慢慢接觸懂一點，這些都是點滴在了解。我的心得是，水利工程並非全然專家的世界，我有時自我解嘲說，四川的都江堰，是

李冰父子在幾千年前做的，但李冰父子不是成大水利系畢業的，那是基於人和自然的一種直接反應。

我是一個很喜歡自然的人，也是少數幾個在台灣的天空上走動最多的人之一，我常常坐飛機、直昇機，從飛機上看外面的道路、河川，心裡有很多感觸。

今天不做明天要付出更多

我之所以會這麼重視與加強這方面的問題，實在是因為很少人能夠理解，台灣水的问题，幾乎都是落在省這個層級上，中央與地方反而離水很遠。

我有二件事讓人家覺得我在砲打中央，一個是財稅問題，另一個就是水的問題。但事實上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我只是不斷在提醒要儘快重視水的問題，省政府如果不提出來就是失職，但講出來就卻無奈的被誤解成「砲打中央」。

由於水的問題經常觸及財政問題，更增加治水的難度。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李總統登輝先生曾經告訴我，他以前也想像貓羅溪（南投最重大的河川之一）的整治，最後沒做成，那時要花一億多，但一直沒有錢。十年前李總統做省主席的時候，土地一平方公里只要一塊錢（營盤口段公告地價）徵收費，現在我做要七百塊錢，但難道有人會認為地價會愈來愈低嗎？銀行貸款借款率最多是百分之八到二十的利率，但地價卻是十倍、廿

倍、三十倍的十倍數上漲。

我覺得現在借錢去做，所付的利息，還比將來徵收的費用來得低，套一句蔣經國先生說的話：「今天不做，明天不是後悔，而是要付出更多的錢，而且阻力更大。」最後我們下定決心整治了貓羅溪，它不再一遇颱風就淹水，甚至淹死人，現在已有不同的風貌。

因為水的問題迫在眉睫，目前要建水庫又碰到地方上極大的抗爭，我想起李總統登輝先生曾為了解決雲林濁水河流域豐水期水量過賸、枯水期水量不足及嘉南地區烏山頭水庫的豐水、枯水問題，提出區域性「北水南引」、「南水北調」的區域性越域引水觀念，這啓發了我將全省水資源連線的理念，所以我在任內提出「越域引水」計畫，就是儘量從上游去取水，把這些水儲存起來不要浪費，跨越分水嶺送到鄰近的既成水庫去儲存備用，這就是所謂「越域引水」計畫。我到省府後對這個計畫非常強調，一再要求水利處推動，如果沒有省長這樣盯的話，預算也許因排擠效果而根本編不進去。

越域引水首件想做的大事

現在越域引水計畫正在進行中，在高雄內門鄉把旗山溪的水引到台南縣南化水庫與曾文水庫裡，這個計畫是台灣省政府推動的，如果將來高雄缺水的話，就優先撥給高雄

用，等於在銀行先存款，急需要用時，再提出來，這是我想做的第一件大事，也有了初步的成效。

第二件我想做的事就是水資源的管理，水利處李鴻源處長在學理上給我很多的指引，過去水資源的管理和運用偏重於點的管理上，但我們認為為什麼不能像銀行一樣，就像台灣銀行的高雄分行如果資金短缺，當然不能掛牌說「沒有現款，今日打烊」。既然高雄分行可以從其他的銀行調頭寸，難道水就不能調頭寸嗎？

因此在這段期間，全省重要水庫都用大管線連起來，目前全省除楊梅至新竹、草屯雙溪嘴至雲林林內兩條供水管線正積極施工外，其餘十六條幹管總長度三百五十五公里，均已完成，但並不是說把基隆的水源引到高雄，而是調撥。所以像屏東牡丹水庫完工時，不但可以支援屏東南部恒春半島八個鄉鎮，還可以送到更北部的地方。

水資源應全面管理調配

區域調配指的是「北水中引」、「中水南引」、「中水北引」，就是整體的支援調配。在我理念中水應是一個全面性的管理調配，而不是點的經營。這其中最著名的計畫就是南化水庫的送水，高雄市民現在買水喝的人應該比較少了，就是建設南化水庫，並花了七十五億埋設自來水管線及淨水廠，把台南縣的南化水庫的水接過來給高雄人喝。

我的靈感是怎麼來的？

在四年多前我當省主席時，有一回基隆連續一百天不下雨，新山水庫壩高七十五公尺，我到地方去看的時候，看到水庫底的地方竟有人搭帳篷露營，可見當初水庫乾涸的程度。所以我們就從汐止埋管線，把翡翠水庫的水透過管線運到基隆，就是在北邊缺水的家庭，可以喝到南邊水庫調來的水。這些管線到現在還沒有拆掉，在調撥水的計畫中，基隆的水也可透過管線送到配水廠再分出去，大家相互支援。

我想做的第三件事是飲用水和工業用水分開。像高屏溪的水被認為並不乾淨，那麼飲用水就從別的地方拿。中鋼一天要用一百萬噸的水，現在高雄市每天只要一百廿萬噸的飲用水，所以中鋼一個工廠吃掉的水和高雄市民的水都差不多，十五年前的中鋼用水也是一百萬噸，完全一樣。

中鋼用的水是從高屏溪抽取而來的，水質比較差，我們分割使用水，這些都是水的管理所需要的運用，因此現在要有統合性的機構來做「面」的管理。

我們一定要面對一個現實，就是台灣水再不重視的話一定不夠，所以我們才一直和水利會的人反覆溝通，讓他們了解水不僅是農業用水，現在工業用水和民生用水愈來愈大，希望大家多體諒，節約用水，讓水能有效支援工業和民生。

多做攔河堰利用地表水

我想做的第四件事就是為解決問題多做攔河堰。從自然生態來說，台灣應該儘量多用地表水，台灣全年降雨平均二千五百公釐，百分之七十的水都流到海裡去了，不多用地表水非常可惜，所以我不太贊成用地下水，但是有些地方要做水利建設很困難，所以後來我才會主張多做小型的橡皮壩攔河堰，最重要就是要設法多用地表水，而且儘量用上游的水。因為台灣的水庫從最北的新山水庫到最南的牡丹水庫，從最東的綠島酬勤水庫到最西的澎湖成功、興仁水庫，所有的大小水庫，我幾乎都去訪視過。現在做一個水庫動輒要上百億元，但做一個攔河堰的經費卻少很多，而且工程期短，對地理環境衝擊也少，這幾年已在施工及完工的攔河堰有十一座。

我想做的第五件事就是把現有的水庫在符合安全性及技術可行性的範圍內，儘可能的加高，以增加蓄水量，因為要建新的水庫覓址不易、反彈又大、經費又多，經過這二年的努力，基隆新山水庫加高工程今年底前可以完工，其蓄水量比原水庫加了一倍，就是很成功的例子，現在我們正在規劃南化水庫及石門水庫的加高工程。

台灣的山川形勢地勢陡峭雨量充沛，夏季颱風豪雨為患，由於雨勢集中，加上河川短、水流急、坡度陡，與世界各國之河川比較，台灣河川洪水到達時間最快，單位面積流量最大，如何化「水災」為「水財」，成為水利建設最重要的課題。有些民眾不太了解台灣的水來去太快，像澎湖地區的蒸發量大於降雨量，大家也不清楚，現在我一直鼓勵在澎湖多種樹，希望改變自然生態，也就是在確保水源。種樹的錢是由省方出，軍方則出人，

我們很謝謝軍方。我們也希望台灣民眾不要老覺得用水很自然嘛、很便宜，也應該懂得珍惜。

我的施政中最優先的是讓民眾喝到乾淨又充分的水，所以對自來水水質、普及率、偏遠地區用水的照顧，常常列為非常優先的位置。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提高自來水的普及率上，像桃園沿海鄉鎮、宜蘭沿海鄉鎮、花東地區沿海鄉鎮、山區偏遠地區用水問題，我們做了很多努力，還做得很細膩。

像台灣最乾旱的澎湖離島，我在民國八十一年到省政府服務時，正逢澎湖面臨乾旱，雖四週環海，但卻無水可用，從八十三年七月起，我們定期從台灣本島運乾淨的水到澎湖，有效的解決澎湖乾旱之苦，從去年的十二月起，我們更加強對澎湖的運水頻率與週期，平均每天運四千噸的水到澎湖，同時建設海水淡化廠及相關的地下水庫，希望能從根本來解決澎湖「水」的問題。

重視農藥影響地下水問題

又如台灣東海岸的綠島用水的問題，根據地方民眾的反應，我們也想辦法加以解決，我們的水利專家找到了一個名叫「流麻溝」的聚水窪地，把水庫建起來，當地民眾為了感謝省政府幫他們解決水的問題，建議以我的名字為水庫命名，但我認為「為民服務」

是政府天經地義的責任，水庫建好了，真正要感謝的是一群默默為社會奉獻的鄉親和基層的工作同仁，所以感謝天、感謝地、感謝所有的鄉親，讓省政府能有機會為鄉親服務，基於這樣一個感恩的心念，我把這座水庫命名為「酬勤水庫」，取「天道酬勤」之意。

又像屏東很多人喝地下水，我們希望先找到自來水水源，把管線做好，在一切都準備好後，就要請屏東人不要喝地下水。不然，我現在說「不能喝」，民眾問：「省長，那我喝什麼水呢？」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隘寮堰做好，至少要達到六成的自來水普及率，而現在還不到四成。

但做管線就要五十幾億，現在可能又要增加，這些錢都不是自來水公司能夠支付，這是政策支付，自來水公司只是一個事業單位，有錢賺就做，沒錢賺就不做，我現在是沒錢賺也要做，要替屏東人想，看看水質惡化的結果，你想四十多年甚至將近一百年來，不斷使用農藥，對地下水質一定會有影響，這個問題我很重視。

另外一個是淹水的問題，我舉例來說，彰化經常淹水，彰化市有一個彰安國中，下大雨學校就淹水，附近的排水溝根本無法把水排出去。我還是省主席的時候跑去看了，答應要幫他們解決問題，錢也籌到了，我記得撥了將近一億多的錢。

但到了第二年又淹水，林豐正、吳容明兩位副省長在我家開會，我就發牢騷說：「我還有什麼臉再去看？一年前承諾的事，到現在還沒有做，我們再去看有什麼意義？那就叫『作秀！』」後來他們讓我了解，這裡沒有做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排水要經過八米以下的

巷道，根據現有的法令規章，穿越的道路土地必須要徵收，才能做工程，但八米以下的土地是不須徵收的，一旦開了例後別的土地也要徵收，全部經費將上兆，政府不可能有這個錢。

但我無論如何一定要他們想出辦法來，最後吳副省長和地政處、水利處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引用「下水道法」，政府若去做下水道，就不必徵收地面上的土地，最後我們真的在地底下挖，結果就把淹水問題給改善了。原來要花二億六千多萬元徵收，最後以公告現值百分之五給予賞金方式，只花了六百多萬元，因為省下了錢，我們又用同樣的方法把其他幾個地區都做好，這就是動腦筋。

共同維護國家大風水

又比如說，高雄岡山鎮有個地方叫潭底洋，從名稱就可以了解不但是在潭底，下雨肯定一片汪洋，這就是人在與天然爭地。原來就不許蓋房子，但都已經住人了，怎麼辦？台南鹽水鎮也很會淹水，叫做泔底寮，老祖宗早就告訴我們這裡是潭底、井底，不應該去蓋房子，但是現在都蓋了房子。淹水的問題不僅要做排水、做河堤，也要做渠道、引水排水道，這些都是需要錢。

現在做水利更是應講求自然環境生態；本來中國人就講風水，外國人不講風水，但

中國人是只顧家裡的小風水，不管國家的大風水，所謂風水就是山林與自然環境生態。看看美國、歐洲有幾個國家自然生態保護做得比我們好，但是歐洲有一點和台灣不一樣的是，歐洲會下雪，春夏天雪溶了以後會慢慢變成水，所以水來得緩，只有偶爾水溶得快，再加上大雨時也會成災。

台灣幾乎沒有雪，台灣的水來得快去得也快，所以我們對山林保護要多花很多的心，我認為台灣的水和自然生態，現在不做的話，將來要花的代價會更大。

我每次都對水利處的同仁說，宜蘭冬山河整治的工程是以前台灣省水利局的同仁做的，為什麼大家會對陳定南先生印象這麼深刻？說他把冬山河整治得這麼好？事實上陳定南縣長是在水利局的工程完成後，把高灘地做了綠美化，我稱這為附加價值。換句話說，只有在水利工程完成後，颱風豪雨過境不再淹水時，才能感受到其重要。但是一年淹水的時間也許很短，綠美化卻是每天可以享受到的，所以為什麼不把這些加一些顏料，讓人們感受得出來，去增加河川的附加價值？

河川做好後，再做綠美化，等於是「摸蛤兼洗褲」，最近嘉義八掌溪我們也整治做綠美化，為人口密集的嘉義市又提供了休閒的場所，新竹縣頭前溪隆恩堰二十幾公頃的高灘地也快做好了，苗栗縣後龍溪的高灘地也做得很好，台中縣大里溪高灘地也逐漸去改進。綠美化是我任內強調的一個重點，我每一個縣市都希望選定主要的河川，把這些河川地來做綠美化。

水利幾乎排在施政第一位

我會關心水和李總統有很大的關係；李總統對水比我更了解，他非常重視水利，由於身處環境的不同，社會需求的不同，我們所解決問題的重點也就不同，李總統擔任省主席時，最重要必須積極解決的是農業用水的問題，在他主持省政的那個時代，是台灣水源開發的早期。現在由於社會的變遷、經濟的轉型要特別重視的是工業用水、民生用水，還有附加價值，更重要的是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

在我施政的順序上，水利幾乎排在我施政的第一位。首先因為水這件事有很多跨區域性問題的處理，如果變成那一個單位或地方來做的話，將來後患無窮。因為水源可能在一個縣，水域在另一個縣，水尾又是在別的地方，因此一條河從上游到尾巴，都須做整體考量。

我認為台灣須及早建立一套合理化的水域管理制度；以高屏溪為例，高屏溪從上游經過而來，沿途經過幾個縣市，如果每個人都去掐斷水源，都只管自己的話，那高雄市人就沒有水喝了，因為在高雄市根本沒有任何水源。給高雄縣管，高雄市就沒有水喝；給屏東管，高雄市與縣可能都沒有水喝。在這種情形下，一個省的層次來做綜合管理會比較合理，而這個管理很多是執行層面，完全不牽涉到政策，所以又似乎不宜由中央來做。

再以翡翠水庫為例，翡翠水庫是台灣少有以民生用水為取向的水庫，不做工業給

水、就只是喝水用。翡翠水庫主要是用北勢溪的水，引到直潭堰來，水就儲在那裡，但直潭堰平時都關起來不用。在南邊還有一條水量很大的南勢溪，因為南勢溪水量相當豐沛，台北市民喝的水，大部分都是從台北縣的南勢溪來的。只有在南勢溪缺水時，才把上面翡翠水庫的水放下來。

水資源是大家的、國家的

其實水何必分台北市、台灣省，大家要用就用嘛！但是台北縣新店市要用這裡的水時，卻需要向台北市買水，而且價錢還挺貴的。我說以後我不買了，我就在上源截流、把水截走，不讓水流到你的配水廠，然後再花個幾十億打個山洞，把水引到台北縣的板新水廠，你的水都放在翡翠水庫不用，但卻無償拿台北縣的水，大家雖是親兄弟，但明算帳。

會有爭吵並不是說我（台灣省）一定要打一個山洞，你們（台北市）要用也沒有關係，但是收費那麼高，這就不合理；台北市一直用台灣省的水，台灣省才用一點台北市水庫的水，就要高水價，這就不公平；水利處在調配水源時也不能調配翡翠水庫的水，這就是跛腳。為什麼翡翠水庫的蓄水可以一直維持那麼高的標高，是因為平時的開銷都是台灣省（指南勢溪的水）在付，然後台北市才能把錢（北勢溪的水）存在銀行（翡翠水庫）中。但是等到我沒錢向你要求時，你卻向我要利息。

真正講起來水權並不在縣市政府，但是在傳統概念上民眾會認為水是自己家裡的，雖然在法律上沒有水權，但是民眾有抗爭權，只要民眾抗爭水就拿不過來。所以要很完善的和民眾溝通，我拿了你多少水，我就把帳記下來，需要時我一定優先給你，但不需要時為什麼水不能先給需要的人用？水資源是國家的，是大家的，不是那一個人的，我們現在調撥，就是把水靈活運用。

以現在的趨勢來看，地方上經常會引起抗爭、對抗，如果民眾發生事情一定會找主管官署，如果天天跑到中央政府去抗爭，政治一定會出問題。例如彰化焚化爐在彰化縣政府處理不了時，每次都要跑到行政院，那麼這個國家每天都會有抗爭。地方是執行層面的業務，我認為儘量不要交給中央政府，因為執行難免會有爭執，執行在省的話，中央政府還有一個緩衝。

水利工程的工作不能廢

中央如果管太多執行層面的事，中央就常常要和民間對抗，省因為平時和地方已建立感情管道，可以化解很多不必要的誤會。

做任何水利工程，包括自來水埋管、堤防、河川整治、用地取得，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是會面臨相當的抗爭，由地方政府來負責擋，縣市政府出狀況時再由省政府來面對，比

中央政府直接面對要來得好得多。

不管將來凍不凍省、廢不廢省，水利工程的工作是不能廢掉的，這點我想大家都會同意，問題是由誰來做是最有效也最合理？交給縣市能不能做呢？不可以，因為水流往往是跨縣市的，現在省還可以整合起來，一點一滴地去做，換言之它還有整合的力量。如果把台灣省水利處一千多人打散到各縣市去，則力量就分散了。大家認為五個人整合去做一個工作、還是一個人開一家公司做得來呢？台灣如果讓各縣市分開去做水利，一定是一事無成，所以縣市絕不能考慮。那到底是放在省好？還是放在中央好？我的感覺是省比較好。

台灣的水利已經走過五十年，從水利局時代到水利處，我都非常重視，水利局幾任局長，如最近的洪炳麟先生到謝瑞麟先生，都是做了很長的時間，很受人敬重。水利處人員平時不善交際、應酬，都是在基層默默做事，但是外界不知，他們真的是「有功無賞，打破要賠」。淹水時大家都罵他們，沒有淹水了，也沒有一個人會謝謝水利處。

另外，自來水公司的總經理林茂文先生及所有的同仁，也是我要感謝的，本省自來水普及率從民國八十一年底的百分之八一點八八成長到現在的八七點四二，雖然從數字來看只成長了百分之五點五四，用戶卻增加一百三十五萬餘戶用水，這些新增的，大都是一個小村莊、一個小部落累積而來，像高雄縣內門鄉三平村只有十五戶人家，苗栗縣南庄鄉南江村橫屏背部落只有十八戶人家，台南縣關廟鄉布袋灣仔只有十二戶人家，卻都是自來

水公司服務的對象，正可以說明省政府「愈偏遠的地區愈需要照顧」的政策落實。這些都是默默耕耘，非常辛苦的一群人，我和他們接觸得最多，我非常重視他們，也謝謝他們為社會做了不少事。

向水利人員致最高謝意

這本書對從事與水相關工作的人而言均有很高的可讀性及參考價值，它從客觀的角度深入民間寫實的去報導台灣的各種水利問題，由過去存在的問題、到現階段省府團隊的辛勤努力情形、以及對現今已改善的水利問題，均有生動且詳實的記述，我藉此書代表台灣省政府向付出血汗與我一起打拼的水利同仁致最高謝意。我們清楚的了解部分的水利問題相當複雜，尚待解決或仍有待繼續努力外，我更期待在所有水利同仁的同心努力及各級政府首長之支持下終能獲致解決，帶給省民甚至全國民眾更大福祉。

台灣省省長辦公室裏有一幅全省水庫分佈圖，掛這幅圖就是提醒省長「飲水思源」，我以這樣的心情，點點滴滴記下我對水利工作同仁無限的敬意。